



夫人峰

江湖寻诗四十年（4）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

吴茂云/文

第二章 从林、徐游——诗学初阶（约1185—1195）

“自小寻诗出，江湖今白头。”（严粲《送戴式之》）

一

临海比南塘大多了。城墙是砖砌的，比南塘的海塘高出好几倍。城门洞里进进出出的人比南塘整个村子的人都多——挑担的、推车的、骑驴的、坐轿的，衣裳的颜色花花绿绿，说话的口音南腔北调。戴复古站在城门口发了一会儿愣。他十五年来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温峤，温峤只有一条街，从头走到尾用不了一炷香时间。临海不一样，他站在城门口往里望，街巷纵横交错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
他找人问了路。林宪住在城西的萧寺——一座废弃的佛寺。那人听说他要找林宪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：“你找雪巢先生？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学生。”戴复古说。

那人笑了：“他的学生可不少，但能找上门来的不多。去吧，西门外，那棵大樟树旁边就是。”

戴复古找到萧寺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
那确实是一座破寺。山门上的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，门楣上的匾额歪斜着，字迹模糊得几乎认不出来。院子里荒草丛生，一条碎石小路从门口蜿蜒通向正殿，路两旁的冬青长得比人还高，把原本就不宽的小路挤得更窄了。正殿的屋顶塌了一角，露出几根焦黑的椽子，像是被火烧过。但正殿旁边那间偏厦里亮着灯。

戴复古走过去，轻轻叩了叩门。门是虚掩着的，一碰就开了。他看见一间很小的屋子，大约只有戴家堂屋的一半大。屋里没有几件家什——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方桌，两把竹椅，靠墙立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书架，上面稀稀拉拉摆着几十本书。桌上的油灯燃着，火苗很小，只照亮了桌面那一小块地方。

一个五十来岁的人坐在桌边，正在灯下看书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，肩头和肘部都打了补丁，补丁的针脚细密整齐，一看就是女人缝的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胡乱挽了一个髻，几缕碎发垂在额前。听见门响，他抬起头来。

那是一张瘦削的脸，颧骨很高，眼窝深陷，但眼睛很亮——亮得像屏山顶上那些被夕阳点燃的云。他的目光落在戴复古身上，带着一点惊讶，又带着一丝好奇。

“你是？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像山涧里的流水。

戴复古跪了下去：“学生戴复古，南塘人。父亲戴敏才，号东臯子。学生仰慕先生诗名，特来求学。”

林宪放下书，仔细看了他一会儿。“戴敏才的儿子？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像是在翻检一段尘封的记忆。“东臯子……我认识你父亲，十几年前在温峤的诗会上见过一面。他写得一手好诗，可惜……”他没有说下去。

戴复古跪在地上，没有起身。他感觉到林宪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很久，那目光里有审视，有回忆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——像是惋惜，又像是欣慰。

“起来吧。”林宪终于说，“地上凉。”戴复古站了起来。林宪指了指对面的竹椅：“坐。”

他坐下来。两个人隔着一张方桌对坐着，油灯的火焰在他们中间跳动着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，一大一小，像两座沉默的山。

“你父亲的事，我听说了。”林宪说，“他走得早。你那附还小吧？”

“四岁。”

“四岁。”林宪重复了一遍，目光落在灯焰上。“四岁就没了父亲……你母亲把你带大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不容易。”林宪说，“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还要撑起一个家，不容易。”

戴复古没有说话。他想起母亲在灯下纳鞋底的身影，想起她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字的模样，想起她送他出门时说的那句“别回头”。他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，但他忍住了。

“你读过什么书？”林宪问。

“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家诗》《对类》都读过。《论语》读了一半，《诗经》读了一小半。”

“会写诗吗？”

戴复古犹豫了一下：“对过不少诗对，诗仅写过一首，写得不好。”

“念来听听。”

戴复古清了清嗓子，念了那首在南塘的石槽边上写的诗：

“屏山秋叶红如火，海水连天夕照中。莫道南塘村落小，诗声长在此山东。”

林宪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油灯“噼啪”响了一声，灯焰跳了跳。

“第三句和第四句，接得有点生硬。”林宪说，“但前面两句写得好。‘红如火’‘连天夕照’——你

亲眼看见的？”

“是。我家就在屏山脚下，推开院门就能看见。”

“写诗的第一条规矩，”林宪说，“写你看见的东西。你没看见的，不要写。你心里没有的，不要写。诗是心里的东西，不是编出来的。”

戴复古点了点头。这些话，他记住了。

“今晚先住下，”林宪说，“偏厦旁边还有一间空屋子，虽然破，但能住人。明天开始，我教你写诗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戴复古睡在萧寺偏厦旁边那间空屋里。屋顶漏风，墙角长着青苔，身下的草席硬得像木板。但他睡得格外踏实。他梦见父亲了——梦见父亲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桂树下，手里拿着一卷诗稿，正低声吟诵着什么。他走过去想听清楚，父亲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笑了笑，然后继续低头吟诵。那笑容很淡，像月光一样轻，却让戴复古的心一下子暖了。

他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。窗外有鸟在叫，声音清脆得像一串碎银子。他翻身坐起来，看见窗台上放着一碗粥和半个麦饼——粥还是热的。

二

林宪的“雪巢”，就是那间偏厦。“雪巢”这个名字，是他自己起的。他年轻时中过特科，做过监南岳庙的小官。后来，他娶了参政贺允中的孙女，随岳父迁居天台。贺允中去世后，他不愿依附权贵，带着妻子搬到这座破寺里住下来。“破屋数椽，不庇风雨”，他把燕坐之室题为“雪巢”。

为什么叫“雪巢”？有人问过他。他说：“雪是干净的。巢是小的、简陋的。我喜欢干净的小地方。”尤袤为他写过一篇《雪巢记》，杨万里为他写过诗，楼钥也和他有过交往。他的诗名很大，但日子过得很穷。他拒绝过很多人的资助。贺允中临终前留给他几百斛米，他谢绝不取。有人劝他出去做官，他说：“我连自己都管不好，怎么管别人？”

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。早晨起来在院子里散步，看那些荒草和野花。上午读书，下午写诗，偶尔有客人来，就陪着说说话。晚上灯下继续读书，直到油尽灯枯。他的妻子是个沉默的女人，每日洗衣做饭缝补，从不抱怨。两个人住在破寺里，像两只躲在旧巢里的鸟——巢是破的，但巢里有暖意。

戴复古住进来的第二天，林宪开始教他写诗。

“写诗的第一步，不是写，”林宪说，“是读。”

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，放在桌上：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，还有几卷唐人诗集——杜甫的、李白的、王维的、孟浩然的。

“这些书，你一本一本地读。读完了，背下来。背完了，再读一遍。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些诗是你自己写的了，你就可以动笔了。”

戴复古吓了一跳：“背父？全部？”

“全部。”林宪说，“你父亲能做到。你也能。”

戴复古没有再问。他翻开《诗经》，从第一页开始读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那些诗他读过一部分，但现在重读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。其韵味，像海浪拍打礁石，一起一伏，一唱三叹。他读着读着，不自觉地念出声来。

林宪在旁边听着，没有说话。但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

从那天起，戴复古的生活有了固定的节奏。天亮起床，读一个时辰的书。吃完早饭，林宪给他讲诗——讲格律、讲平仄、讲对仗、讲用典。下午他自己读书写字，偶尔在院子里散步，看那些荒草和野花。晚上在灯下继续读，直到困得睁不开眼。

萧寺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冠极大，夏天的时候浓荫匝地，凉快得很。戴复古最喜欢坐在槐树下读书。树荫里有风，风里有蝉鸣，蝉鸣里有远处传来的钟声——那是临海城里寺庙的晚钟。他靠着粗糙的树干，读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，读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读王维的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。那些诗句像一滴滴清泉，落进他干涸的心田，慢慢地渗进去，渗进血脉里。

有一天，他读到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：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”他忽然想起了南塘，想起了那棵老桂树，想起了屏山上的枫叶，想起了母亲在灶膛前煮杂粮粥的身影。那些画面和孟浩然的诗句重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诗，哪个是记忆。

他合上书，在槐树下坐了很久。蝉鸣还在响，钟声还在飘，风还在吹。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——那些诗句不再是别人的了。它们像种子一样落进了他心里，正在悄悄地发芽。

三

林宪教诗的方式很特别。他不讲大道理，不讲高深的理论，只讲具体的东西。

“这一句，‘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’，”他指着杜甫的诗，“‘垂’字为什么好？因为星星低得像是从天上垂下来的。‘涌’字为什么好？因为月光照在江面上，像水一样涌动。一个字用对了，整句诗就活了。”

戴复古听得入神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字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。

“写诗就像种地，”林宪又说，“每一个字都是一颗种子。种下去之前，你要想清楚：这颗种子适合这块地吗？浇水施肥够不够？能不能长出好庄稼来？字用对了，诗就活了；字用错了，诗就死了。”

“那怎么才能知道字用对了没有？”戴复古问。

林宪笑了：“读。读多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好诗读一百遍，坏诗读一遍就够了。你的耳朵会告诉你哪个字对、哪个字不对。”

“耳朵？”

“对。诗是给耳朵听的，不是给眼睛看的。你念出来的声音好不好听，节奏顺不顺，韵脚协不协——耳朵比你聪明。”

戴复古记住了这句话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写一句诗，都要念出声来。念一遍，再念一遍，念到觉得顺了、好听了，才算过关。他的耳朵成了他最严厉的老师。

林宪还教他观察。

“你看那棵树，”有一天下午，林宪指着院子里的老槐树，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戴复古看了看：“一棵树。”

“再仔细看。”

戴复古走近了看。树皮粗糙，裂着深深浅浅的纹路；树枝虬曲，有的向上伸展，有的向下低垂；树叶密密麻麻，每一片都不一样——有的深绿，有的浅绿，有的已经泛黄。

“我看见树皮、树枝、树叶，”他说，“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。”

“对了。”林宪说，“写诗也是这样。你不能只看见‘一棵树’，你要看见这棵树的树皮是裂的、树枝是弯的、这片叶子比那片叶子颜色深。你看见的事物越细，写出来的诗句就越真。诗是细活儿，粗心的人写不了诗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戴复古开始认真地看周围的一切。看云——云的形状、云的颜色、云移动的速度；看水——水的波纹、水的反光、水底的石头；看人——人的表情、人的动作、人说话时的手势。他看得越细，心里装的东西就越多。那些东西后来都变成了诗——有的变成了完整的句子，有的变成了一个词、一个字，有的什么都没有变，只是悄悄地存着，等他需要用的时候再冒出来。

在萧寺住了大约半年后，戴复古写出了他的第二首诗。

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。他和林宪在院子里散步，看见老槐树的叶子正在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在夕阳里打着旋，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。远处的临海城里传来钟声，一声接一声，悠长而苍凉。他忽然有了灵感，跑回屋里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：

“萧寺秋深叶满庭，夕阳西下暮钟鸣。十年读尽人间字，不及山僧半日程。”

写完了，他念给林宪听。林宪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前两句好，”他说，“后两句太用力了。‘十年读尽’‘不及山僧’——你想表达什么？”

戴复古想了想：“我想说，读了这么多书，还不如在庙里修行的僧人懂得多。”

“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”

戴复古犹豫了一下：“……不是。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比较好看。”

林宪笑了：“你看，你又犯了老毛病——写你没看见的、心里没有的东西。你见过山僧吗？你知道山僧半日念的是什么经吗？你不知道。你写你不知道的东西，诗就假了。”

戴复古脸红了。他把那张纸揉成一团，想扔进灶膛。林宪拦住了他。

“别扔，留着。等你以后真的见到了山僧、真的懂了经书，再回头来看这首诗，你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人都是从错里学出来的。不犯错的人，写不了好诗。”

戴复古把那团纸揣进了怀里。很多年后，当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见过无数的山僧、听过无数的经声之后，他偶尔会想起这首诗，想起林宪说的话。他没有把那首诗改好——他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题材。但他记住了那个教训：诗必须是真心的。心里没有的东西，写出来也是假的。

四

淳熙十年（1183）秋天，戴复古在萧寺已经住了将近两年。

这两年他读了很多书，写了不少诗，也学会了很多东西。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结——父亲的遗诗还没有找全。徐似道那里有几首，温峤的老诗友们那里有几首，林宪这里也记得一两首，但加起来不到十首。父亲一辈子写了那么多诗，留下来的只有这一点。

他想去徐似道。

徐似道是黄岩上山人，离南塘不远。他是父亲生前最好的诗友之一，比父亲小四十岁，乾道二年中了进士。他“韵度清雅，才华敏捷，名重于时”，与范成大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周必大等名士都有交游。父亲去世后，徐似道每年都会来南塘看望杨氏母子，把自己记得的戴敏才诗句抄给戴复古。

但戴复古想去上垟找他——不是为了抄诗，而是为了学诗。

林宪知道了他的想法，没有阻拦。“徐渊子是个好老师，”他说，“他的诗路子和我不同，但各有好处。你跟他学学，对你写诗有好处。”

“先生不生气吗？”戴复古问。

林宪笑了：“我生什么气？你是我的学生，又不是我的奴仆。你跟别人学东西，学到了还是你的。只要别忘了回来看看我就行。”

戴复古跪下来，给林宪磕了三个头。

“先生的大恩，学生一辈子记着。”

林宪摆摆手：“别说这些。去吧。记得把学到的

东西写下来，下次来的时候念给我听。”

淳熙十年深秋，戴复古离开了萧寺。他走的时候，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像一幅用枯笔勾勒的画。林宪站在山门口送他，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子，还是那个花白的发髻，还是那双亮得像山顶云霞的眼睛。

“路上小心。”林宪说。

“先生保重。”

戴复古转身走了。走了几十步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林宪还站在山门口，风吹着他的袍角，猎猎作响。他朝戴复古挥了挥手，像是在推着他走。

戴复古没有再回头。他朝着上垟的方向走去，脚步比两年前稳了很多。

五

上垟在南塘的西边，离南塘四十几里路。徐似道的家在上垟村口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宅院，白墙黑瓦，门前种着一丛竹子。竹子在深秋里还是绿的，风一吹就“沙沙”地响，像在低声说着什么。

戴复古到的时候，徐似道正在院子里修剪一株桂花树。他那年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面容清癯，下巴上留着一撮短须，穿一件月白色的袍子，腰间系着一条青布带。他看见戴复古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“复古？长这么高了！”

戴复古上前行礼。徐似道一把拉住他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：“像你父亲。眉眼像，连皱眉的样子都像。”

“徐叔叔，”戴复古说，“我想跟您学诗。”

徐似道看了他一会儿：“林景思那里学得怎么样？”

“先生教了我很多——读诗、背诗、写诗、观察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”

戴复古想了想：“林先生教的是‘怎么看’。我想跟您学‘怎么想’。”

徐似道哈哈大笑。他的笑声很响亮，在院子里回荡着，惊飞了竹丛里几只麻雀。

“好小子，”他拍了拍戴复古的肩膀，“比你父亲还会说话。进来吧。”

徐似道的书斋叫“竹隐斋”，名字和他的号一样。书斋不大，但书很多——四面墙都是书架，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，密密匝匝地塞满了各种书卷。有些书已经泛黄发脆了，有些还散发着新纸的墨香。书斋的窗户开在南边，正对着那丛竹子，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谁撒了一地的碎金。

“你父亲当年也喜欢我这间书斋，”徐似道说，“每次来都要在这里坐半天，翻我的书，问我最近读了什么好诗。他要是还活着……”

他没有说下去。戴复古也没有接话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窗外的竹叶“沙沙”地响。

“你想学什么？”徐似道问。

“我想学怎么写出一首好诗。”

徐似道靠在椅背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。

“写诗这件事，”他说，“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林景思教你看，我教你想。看是基础，想是进阶。你看得准，想得深，写出来的诗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怎么想？”

“问问题。”徐似道说，“看见一棵树，问自己：这棵树为什么长在这里？它经历了多少风雨？它见过什么人？它听过什么话？你问得越多，想得越深，写出来的就越有内容。”

戴复古想起了林宪教他的观察——看树皮、看树枝、看每一片叶子。徐似道教的是另一层：不仅要看，还要想。看是眼睛的事，想是心的事。诗是从心里长出来的，不是从眼睛里长出来的。

“还有，”徐似道补充道，“要多跟人聊天。诗不是关起门来写的。你要跟各种各样的人说话——农夫、渔夫、商人、和尚、道士、乞丐—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里都有诗。”

“跟乞丐也能学到诗？”

“乞丐的故事最多。”徐似道笑了，“你父亲有一句诗，‘日落子规啼处山’——你知道这句是怎么来的吗？”

戴复古摇头。

“有一年你父亲在温峤赶集，遇见一个乞丐在路边唱歌。那乞丐唱的是：‘子规啼，子规啼，日落西山月落溪。’你父亲听了，觉得‘日落子规啼处山’比‘日落西山’更有味道，就记了下来，后来写进了诗里。”

戴复古愣住了。他没想到父亲的诗句竟然是从一个乞丐那里来的。

“诗在民间，”徐似道说，“不在书房里。你关在书房里一辈子，也写不出一句好诗。走出去，跟人说话，听人唱歌，看人流泪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诗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戴复古除了 在竹隐斋读书写诗之外，还经常跟着徐似道出门，去集市、去茶馆、去码头、去田间。徐似道逢人就介绍：“这是东臯子的儿子，也会写诗。”那些人有的听说过戴敏才的名字，有的没有，但都对这个年轻人很友善。戴复古听他们讲故事——讲渔夫在海上的奇遇，讲农夫在田里的辛劳，讲商人在路上的见闻，讲老人在年轻时的往事。那些故事像一粒粒种子，落进他心里，有的后来发了芽，长成了诗。

（未完待续）